

父亲送我上大学

□江初昕

那天起，我被省城一所大学录取，自从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起，父母就四处张罗。家里的底子薄，靠种点庄稼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，父亲厚着脸皮到亲戚家借钱，七拼八凑终于把我的学费凑齐了。母亲为我置办生活用品，还买了一个旅行包。

父亲决定开学头天送我到省城报名，为此还特地咨询过村里几位到过省城的人，怎样坐车，沿途途经那些地方等等。山区交通闭塞，到小镇上坐车也要走上七八里山路。报到那天，天色微亮，父亲用扁担挑起我的行李，母亲手里拎着网兜，三人趁着微弱的曙光朝小镇上走去。

我长这么大，没有到过外县，就是县城里一年当中也难得去上一两回，更别说省会大城市了。开先，家里的父母决定让我独自一人前往大学报到，终因我没有出过远门，加之随身携带的行李又多，父亲终究是放心不下，临时决定送我到省城学校里去。到了小镇上，客车就停在供销社门前。父亲爬上车顶行李架，用毡布盖好行李。没过多久，客车司机和售票员就来了。须臾，客车就发动缓缓前行。我看见母亲不停地朝我挥手，渐渐消失在车

的后面。

客车沿着崎岖的山村简易公路一路颠簸，车后卷起尘土四处飞扬，终于到达了县城车站。父亲安排我排队购票，他自己则爬上车顶取回行李。那时，去省城也就一天一个班次，错过了就得等第二天的班车。排队等了半天，好不容易轮到了自己，可窗口里面传来冷冰冰的声音，到省城的班车只有最后一张车票了。我愣愣地望着售票员，不知所措之际，父亲赶了过来，叫我先买下最后一张车票再说。

验票进站的时候，父亲叫我先持票上车，交代我靠车窗边坐好。我上车坐下没多久，就听到有人敲窗玻璃声，我侧目一看，原来是父亲正朝我招手，要我把车票给他。父亲紧张地四处张望，生怕被人发现似的。拿到车票后，放入上衣口袋中，再猫下身子，贴身穿插在停车场间隙中。我看着父亲猥琐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坐在后面的乘客也都看在眼里，我脸上火辣辣的。

没过多久，父亲持票进站了，放完行李之后也上车了。上车后，撩起衬衫不停擦拭着脸上的汗水。虽然父亲表面上一副轻松的样子，但慌乱的眼神里难掩内心深处的不安。我站起身来想把位置让

给父亲坐。父亲朝我摆摆手，把我摁回到座位上。到了开车时间，女售票员上车巡视了一番，发现车后挤着一个人，遂上前盘问。因为父亲没有车票，被当场指出是逃票行为。车上的乘客也都指指点点，纷纷指责我父亲不该逃票。女售票员更是冰冷无情地责令我父亲下车。父亲紧张得不行，双手合十，不停地向售票员作揖求情，说是送娃到省城上大学，将录取通知书双手递给女售票员面前。女售票员不依不饶，要我出示录取通知书。父亲翻开书包，将录取通知书双手递给女售票员面前。女售票员睥睨了一眼，傲慢地对我父亲说道，那就补票吧。

这场乘车风波结束了，客车一路颠簸到了省城，折腾了一天，下午才到达学校报到。当晚，父亲在寝室里住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就匆匆返回老家了。多年以后，父亲猫腰弓背的身影以及慌张的眼神一直烙印在我的脑海深处，如今忆起，父亲形象越发的高大伟岸了。

(作者系江西省九江市文学爱好者)

□路来森

早晨，我站在湖岸边，看秋风。风无形，但风有痕，风有象。痕，在万物；象，亦在万物。风吹过，在万物上留下踪迹，记忆影像。

脚下，是一汪湖水，岸边苇荻丛丛，湖岸更远处，是一片片的树林；对岸，是一块土地，湖太小，举目，即能将对岸的景象尽收眼底。此时，风不大，却一直在吹，一阵一阵，在这个秋日的早晨，凉意浸身，亦是一阵一阵。风在我的身体上，留下秋凉的滋味，那滋味，便是风留之痕，它让我记住了这个早晨，记住了这个早晨的秋风。

湖岸的苇荻，摇曳不已，发出唰唰的声响，那声响，有着一阵一阵的滋味；湖水，荡起一层层的波浪，浪不大，却依然能推向对岸，然后在岸边，哗啦啦，如歌唱；我看见，秋风在波浪上划行、浮荡。有水鸟，在半空中飞翔，时快时慢，翩跹有姿，风就在鸟的翅膀上，起舞，散溢出明亮的秋光。

绕岸而行，来到那块土地边。极小的一块土地，地面种植的大多是蔬菜，黄瓜、山药、芸豆、葫芦等，土地的边缘，则种植了一些草花。这些蔬菜，是要搭架的，人字形，藤蔓就顺着上爬，爬满一架。我看到，菜架的上部，藤蔓依旧绿着，下部，则大多干枯了，我品味到了秋衰的味道。葫芦，似乎只有一棵，孤零零地攀附在一个竹竿搭成的三脚架上，果实仅一枚，极大，挂在那儿，在秋风下，慢悠悠地晃着，像是一位勘破世情的自在老者。

太阳出来了，阳光在菜蔬上嬉戏。露水依旧湿着，风吹过，散溢出的是阵阵的凉。土地边的草花，仍有花朵在开着，但多数已然萎焉，花梗的下部，也大多干枯了。忽然，就想到了宋玉《风赋》中的一句话：“回穴冲陵，萧条众芳。”“萧条众芳”，何其肃杀？何其衰残？禁不住黯然神伤。一个人，站在那儿，陷入沉思——想着司空见惯的“风”。

季候不同，“风”情不一。如果说春风是催生、催荣，那么，秋风就是催熟、催枯了。

一阵阵的秋风吹过，一场场的秋风刮过，水果熟了，玉米黄了，高粱红了，棉花白了，所有的秋季作物，都进入了成熟期——书写出沉甸甸的“丰收”二字。

不过，多数人，似乎忽略了这一点，忘记了对秋风的一份感恩，淡薄了秋风的正能量，真是大不该啊。没有秋风，焉得秋熟？

“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”，这一诗句，像一枚印章，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中。以致于，人们更多的是看到秋风“摇落万象”的残酷。事实，也确实如此，这份“残酷”，有时甚至于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。

记得那一年秋末，我游于野，站在一个山岗上。周围，是一片晚熟的山草。这是一种特别的山草，虽然秋已深，但山草却呈现出一种血一样的红，红红的一片，秋风吹拂下，摇曳似燃烧的火焰。其实，对于这种山草来说，“红”就是一种衰，它似乎是想以一种“血红”颜色，向世人昭告秋风的肃杀。脚下不远处，则是一道山谷，谷坡上，是大片的槐树林，槐叶已枯，凋零大半。蓦然间，秋风大起，但见谷坡的刺槐树，哗啦啦，落叶纷飞，满谷飞舞，漫天飞舞，景象壮观极了，也震撼极了。

凋零，是那样的狂飙，那样的残酷。可多年之后，当我再回忆此等残酷凋零的景象时，却别有一份怀想——哪儿是什么凋零？难道不是一次华丽的退场吗？

秋风，使树叶凋零，使衰草连天，大地因此而静寂，因此而静默，而苍凉。可这种“退场”，难道不是一种季候的物语吗？枯，是一种静默，是一种积蓄，是一种酝酿。有退，才有进，或许，正是有了这秋风的“残酷”，退场万物，才为春风的“进场”作了有力的铺垫。

秋之枯，正是为了春之荣。来年春天的春风浩荡，秋风之枯，功莫大焉。

(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昌乐县实验小学)

秋风词

创建文明城市

共建美好家园

阳台上的栀子花

栀子花的花语是——“喜悦”，就如生机盎然的夏天，充满了未知的希望和喜悦。也有说栀子花的花语是——“永恒的爱与约定”，很美的寄托。大意是因为此花从冬季开始孕育花苞，直到近夏至才会绽放，含苞期越长，芳香愈久。栀子树的叶，也是经年在风霜雨雪中，翠绿欲滴，于是虽然看似不经意的绽放，也是经历了长久的努力与坚持。或多洁白的花朵。为了报答主人的恩情，她白天为主人洗衣做饭，晚间香飘院外。老百姓知道了，从此就家家户户都养起了栀子花，因为栀子花是仙女的化身，女人们个个都戴着它，真是花开遍地，香满人间。

关于栀子花的传说还有好多美丽的爱情故事，就不说了。古代多少诗人对栀子花极尽赞美之词数不胜数。孤姿妍外净，幽馥暑中寒。有朵插瓶中，无风忽鼻端。”南朝梁萧纲《咏栀子花》：“素华偏可喜，的的半临池，疑为霜裹叶，复似雪封枝。日斜光隐见，风还影合离。”我只知花的美丽清香，却不知道有这么多的文字赞美，令我越喜爱我的盆栽栀子花。

栀子花开迷醉了含羞的温柔，冷艳的晶莹裹不住那份寂寞的涌动，听，那美好的旋律在心坎里悠悠地流淌，看，那甜蜜相依潇洒的身影。噢，那醉人的芳香，沁入心脾。开在夏天的栀子花，让这个炎热的季节，充满向往，一切如花般纯洁而美好。

(作者系河南省洛阳市文学爱好者)

公益广告

黄诗燕

生前系湖南省株洲市政协主席、炎陵县县委书记。2019年4月因公殉职，时年56岁。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扎根基层一线，勇担重任，恪尽职守，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他生前在炎陵县脱贫攻坚一线，带领干部群众，攻坚克难，苦干实干，为炎陵县脱贫攻坚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。他生前在炎陵县脱贫攻坚一线，带领干部群众，攻坚克难，苦干实干，为炎陵县脱贫攻坚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扎根基层一线的脱贫攻坚楷模

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 孙景坤



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 徐振明



总编辑
褚洪波